

# 周紹堂國文

治亂試，用重點

主題歸納、精華總匯

核心古文教材(一)

補國文是一種趨勢，也是一種風潮，更是一種需求

補國文是投資報酬率最高的科目，加入紹堂國文，讓您學測滿級分

# 原君

周紹堂老師 編輯

## 一、常識整理

### (一)黃宗羲：

- 1、時代：明末清初。
- 2、籍貫：浙江 餘姚人。
- 3、字號：字太沖，號南雷先生、梨洲先生，私謚文孝。
- 4、生平要略：
  - (1)其父為魏忠賢所害，十九歲時，進京昭雪父冤，揚名於天下
  - (2)明亡後，曾糾合志士，在浙東一帶，從事抗清活動。事敗，返回故里，專心著述。
  - (3)清廷以博學鴻儒及纂修明史，皆力辭。
- 6、文學風格：
  - (1)治學以捍衛陽明心學自任，力主其師劉宗周誠意慎獨之說。
  - (2)治史服膺萬斯同、全祖望、章學誠等，開浙東研史之風，為清代史家之開山祖。
  - (3)為文多表彰氣節、具民本思想。
  - (4)其詩直抒胸臆，不事雕飾，多故國之悲，懷舊之感。
  - (5)為學主張「經世致用」，對經學、天文、曆算、數學、音律諸學均有研究。
- 7、著作：明夷待訪錄、宋元學案、明儒學案。
- 8、備註：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並稱清初三大學者。

老師解惑：

## (二)原君：

1、出處：明夷待訪錄。

2、文旨要義：

(1)「原」有窮究本原之意。為論說文之一體。

「原君」即探討設立君主的原本意義。

(2)本文旨在推究立君的根本精神，闡明君主之職分在為民興利除害。作者肯定古代明君「天下為公」的謙讓及勤於國事；抨擊後世君主的「天下為私」一心逞其私慾，而荼毒百姓。

(3)全文採對比法立論，以古與今，天下與人君對比，並多處模擬帝王口吻，使論點鮮明有力。

(4)本文表現出濃厚的民主思想，為精彩的政論文。

## ◎先秦各家政治思想比較

### (一)儒家政治思想

1、論語有關論政

(1)正名原則

①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（顏淵）

②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（子路）

③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（泰伯）

(2)德治主義

①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共之。（為政）

②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（為政）

③子為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。（顏淵）

(3)正身立信

①政者，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（顏淵）

②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；未信，則以為厲己也。（子張）

③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（子路）

④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（子路）

⑤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（憲問）

(4)矜恤教化

①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（子路）

②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「庶矣哉！」冉有曰：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富之。」曰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教之。」（子路）

2、孟子民本思想

(1)孟子離婁下：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

(2)孟子盡心下：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」

(3)孟子梁惠王下：「齊宣王問曰：『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有諸？』孟子對曰：『於傳有之。』曰：『臣弑其君，可乎？』曰：『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，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』」

【說明】：孟子這三段文字，皆表現其民本思想，也都與原君之立論息息相關，由此更可知黃宗羲何以稱孟子之言為聖人之言。

(二)其他各家政治思想

道家政 治思想	老子	小國寡民、無為而治、反璞歸真。
	莊子	絕聖棄智、歸真反璞、復於自然。
法家政 治思想	商鞅	法——以嚴刑峻法制民。
	申不害	術——君用術以制臣。
	慎到	勢——君有其權勢地位。
墨家政 治思想	墨子	君權至上，統治一切： 兼愛、非攻、非樂、尚賢、尚同。

## 二、課文研讀

### (一)古代君王之興，乃為天下興利釋害。

有生【生民、人類】之初【自有人類以來】，人各自私【各自擁有】也，人各

自利【各自享用】也【以上兩句皆客觀的描述社會組織未形成前，人類尚缺乏集體合作精神的狀

態】，天下有公利而莫或【沒有人。或，代詞，指人】興【興辦】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。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，不以一己之害為害，而使天下釋【解除】其害。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。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【人之常情】所欲居【處，指處在那個位置上】也。故古之人君，量【考慮】而不欲入【處於君王之位】者【衡量之後而不願意當君王的人】，許由【古代隱士，傳說堯要將天下讓給他，他不接受，逃往箕山下隱居】、務光【古代隱士，傳說商湯伐夏桀成功之後，要將天下讓給他，他以此為恥，負石投水自殺】是也；人而又去之者，堯、舜是也；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豈古之人有所異哉？好逸惡勞【喜歡安逸，厭惡勞動】，亦猶【好像】夫人之情【也像普通人的心理一樣】也。



自有人類以來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人都是自利的；天下有公共的利益，沒有人去興辦它，有公共的禍害，沒有人去除掉它。後來有這樣的人出現，他不以自己的利益為利益，而要讓天下人蒙受利益；他不以自己的禍害為禍害，而要讓天下人解除禍害。這個人的辛勤勞苦，必定是天下人的千萬倍。要付出千萬倍的辛勤勞苦，而自己又不享受利益，這必定不是天下人的常情所願意去做的。所以古代的君主，衡量之後而不願意當君主的人，像許由、務光等人就是；當了君主而又離去的，像唐堯、虞舜等人就是；起初不想當君主，而最後卻不能離去的，像大禹就是。難道古人和現代人有什麼不同嗎？喜愛安逸，厭惡辛勞，這也像普通人的心理一樣。

(二)言後世人君以天下為私產，只知逐利。

後之為人君者不然，以為天下利害【利益禍害】之權皆出於我【由我一人決定】，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，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，亦無不可；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【不敢顧及自己的私利】，以我之大私【無限擴張的私心，指絕對的私利】為天下之公。始而慚焉【最初以私天下為可愧之事】，久而安焉，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，傳之子孫，受享【繼承享用】無窮；漢高帝【劉邦】所謂：「某業所就，孰與仲多【某，自稱之詞。仲，指高祖的二哥】？」者，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【從言語中流露出來】矣。此無他，古者以天下為主，君為客，凡君之所畢世【終其一生】而經營【規劃】者，為天下也。今也，君為主，天下為客，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【安居樂業】者，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腦【指屠殺、傷害人民的生命。肝腦，借指「生命」】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【博得、換取】我一人之產業，曾【兀々，竟然】不慘然【竟然不覺得悲慘】！曰：「我固為子孫創業也」。其既得之也，敲剝天下之骨髓【骨髓，借指「財產」。指壓榨人民的財產】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樂【過度的快樂】，視為當然，曰：「此我產業